



克莱斯特著

赫尔曼战役

赫 尔 曼 战 役

〔德〕克萊斯特著

刘 德 中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Heinrich von Kleist ·

Die Hermannsschlacht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1955 年版本译出

赫 尔 曼 战 役

原著者 [德] 克 莱 斯 特

翻译者 刘 德 中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15,000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8·1847

定价：(九) 0.64 元

內 容 · 提 要

这是德国十九世紀作家克萊斯特的一个历史剧。

公元一世紀初，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派遣羅馬元帥瓦魯斯征討萊茵河沿岸的日尔曼各部落。各部落酋长有的向羅馬侵略者屈服，有的牢騷滿腹，但不知道如何抵抗侵略者。只有歇魯斯克酋长赫尔曼暗暗地和苏埃弗酋长馬博德結下同盟，准备反抗异族的入侵。赫尔曼施用巧計，联合馬博德大敗羅馬人于条托堡森林，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本剧主要描写德国历史上的这个著名的战役，反映当时人民的反侵略的斗争意志。

多么悲痛呀，我的祖国！
我——对你万分忠诚的诗人，
竟被禁止用七弦琴
歌颂你的荣誉。

人 物

赫尔曼 敬鲁斯克人的酋长

图斯奈耳达 他的妻子

里诺德 }
阿德耳哈特 } 他的孩子

埃金哈尔特 他的军师

陆依特加尔 }
阿斯托夫 } 军师的儿子, 赫尔曼手下的军官
温弗里德 }

爱格贝尔特 另一位敬鲁斯克人的酋长

格尔徒德 }
蓓尔塔 } 图斯奈耳达的侍女

马博德 苏埃弗人的酋长, 赫尔曼的同盟者

阿塔林 他的军师

柯马尔 苏埃弗的军官

佛耳夫	卡騰人的酋長	}	不甘屈服者
图依斯柯馬	希坎布里人的酋長		
达戈貝特	馬尔森人的酋長		
謝耳加	布魯克特勒人的酋長		
富斯特	欽伯人的酋長	}	瓦魯斯的同盟者
古埃耳塔爾	奈維爾人的酋長		
阿里斯坦	烏比人的酋長		
昆梯里烏斯·瓦魯斯	羅馬的元帥		
温提丟斯	羅馬的使臣		
斯凱披奧	他的机要秘書		
塞浦梯繆斯	} 羅馬的指揮官		
克腊苏斯			
条托耳德	鑄造武器的鐵匠		
希耳德里希	善苑管理人		
一个妖婆			
两个条托堡的長老			
三个歇魯斯克軍官			
三个歇魯斯克使者			
將軍、軍官、兵士、群众			

第一幕

第一場

布景 树林中的場地，有一間狩獵用的小屋。

佛耳夫，卡騰人的酋長；圖依斯柯馬，希坎布里人的酋長；
達戈貝特，馬爾森人的酋長；謝耳加，布魯克特勒人的酋長；還
有其他一些帶着弓箭的人上場。

佛耳夫（用勁地往地上一坐，同時說）

都是枉費心機，圖依斯柯馬，我們的大勢已去！

羅馬，那個巨人，橫跨在地中海上，

宛如羅德島^①上太陽神的巨象，

兩隻腳傲慢地踏在東西兩方，

這兒他踩在巴息人^②強悍的脖子上，

那兒又踐踏勇敢的高盧民族^③，

現在我們德意志人也被他蹂躪。

奈維爾人古埃耳塔爾和欽伯人的酋長富斯特，

已經被奧古斯都征服；

弗里斯人荷耳姆只不過在垂死掙扎；

烏比人阿里斯坦，

德意志酋長中那個最貪生怕死的家伙，

卑鄙地投入了瓦魯斯的懷抱；

至於歇魯斯克人赫爾曼呢，

當整個日耳曼崩潰的時候，

我們把他當做最後的支柱，向他投奔，

① 羅德島——地中海東部近小亞細亞海岸島名，島上曾有太陽神巨象。

② 巴息人——居于波斯巴息地區的游牧民族。

③ 高盧民族——指古羅馬時代居于法蘭西及意大利北部的克勒特民族。

可是朋友，你們瞧，他怎样愚弄我們：
他不是勇敢地去抗击羅馬的軍團，
却帶我們到他的森林里去游戏，
讓我們征服牡鹿和野牛。

图依斯柯馬（向正在后面走来走去的达戈貝特和謝耳加說）

这几封信一定要叫他讀讀！

——我懇求你們，我的朋友，不要動搖，
直到他亲眼看到瓦魯斯背信弃义的行为。

不久以前，我跟瓦魯斯

簽訂了一項正式的協議：

如果我不同弗里斯人的首領締結聯盟，

奧古斯都就会把我的領土当做神圣；

可是，瞧这封信吧，諸位大人，

羅馬人象潮水一样吞沒了我世襲的土地。

——那奸詐的騙子如此写道：

他跟弗里斯人荷耳姆进行的战争，

迫使他要求希坎布里为他敞開大門；

而我对奧古斯都的友誼使他指望，

我会对他这种出于不得已才采取的

唐突的步驟，加以原諒。

赫尔曼来的时候，让他向我們揭穿这个阴谋，

这样，我的朋友們，达戈貝特和謝耳加，

我們的聯盟一定还会实现，——

也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我們才聚集在他这个地方。

达戈貝特

我的朋友图依斯柯馬！你知道，
我是否参加这个目的在于
从德意志土地上驅逐外国侵略者的联盟，
只要謝耳加一句話就可以决定！
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已經答应，
如果我愿意归順他，
他将把新近从阿里奧維斯特手中夺来的
納里斯克人的土地奉送給我——

〔佛耳夫和图依斯柯馬怔住。〕

不！不！你們为什么惊惶！我不愿意这样做！
对祖国我将永远忠誠，
我已打定主意拒絕他的利誘。
然而，謝耳加，布魯克特勒人的酋长，
應該把立貝河^①畔原来属于我的
一块土地，交还給我；
我們为此爭执已久。
甚至在目前，当他需要我支援的时候，
如果他仍然拒絕我的合理要求，
我决不参加你們的战争。

謝耳加

属于你的！岂有此理！

① 立貝河——德國萊茵河的支流。

我的祖先曾为这块抵押的土地出过钱，
在你把赎金还给他的孙子以前，
你有什么权利说这土地属于你呢？
难道目前正好是
谈论这个纠纷的时刻？
我宁愿让奥古斯都的军队
夺去我全部的邦土、房屋和田园，
也决不把立贝河畔的土地
让你这个卑鄙的东西！

图依斯柯马（走到他们中间去劝解）

朋友们啊！

一个酋长（同样地）

谢耳加！达戈贝特！

〔从远方传来号角声。〕

一个歌鲁斯克人（上场）

赫尔曼酋长驾到！

图依斯柯马

在整个日耳曼的国土究竟属于谁还未决定以前，
我请求你们，暂时不要
为立贝河旁的那块土地争吵。

佛耳夫（一面站起来，一面说）

你说得对！啊！德意志呀，豺狼已经
闯进你的羊栏，而你的牧人
在为了一把羊毛争吵。

第二場

图斯奈耳达帶領着温提丢斯上場。在她后面跟着赫尔曼、斯凱彼奧、一些狩猎的侍从和一辆由四匹白馬拖的空空的羅馬車子。

图斯奈耳达

羅馬騎士温提丢斯·卡尔博万岁！

征服双角野牛的勇士万岁！

侍从

万岁！ 万岁！

图依斯柯馬

什么！ 你們打死了野牛嗎？

赫尔曼

瞧这里，朋友們！

有人拉着它的角把它拖来啦！

〔打死的野牛被拖上来。〕

温提丢斯

諸位德意志的大人們，荣誉不属于我！

属于赫尔曼的夫人图斯奈耳达，

属于歇魯斯克高貴的女君主！

她的箭，远在百步以外，

用霹靂般的威力射倒了野牛，

那时在場的人都齐声欢呼：“胜利！”；

突然脖子射穿的野牛，

从沙地上挣扎起来：

这时我再发一箭射穿它的颈项。

图斯奈耳达

温提丢斯，你把胜利的荣誉加在
你打算从他们头上剥夺荣誉的人身上。
那头野兽，被我射出的箭所激怒，
暴跳如雷地向我扑来，
我以为死已临头；
多亏你接着射出更加准确的一箭，
那头牛才倒毙在我的脚前。

斯凯披奥

我在荷马^①所有的英雄面前起誓！
夫人，你的心象培罗斯^②的大理石般坚强！
当那头猛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弯着躯体，两角朝下
对准你猛扑过去的时候，
死亡的黑夜仿佛笼罩在我身上。
而你呢，既不退避，也不慌张——我该怎么说呢？
你的脸象晴朗的天空一样，
没有任何惊惶的云影掠过。

① 荷马——古希腊诗人，曾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篇史诗，描写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些英雄们的事迹。

② 培罗斯——爱琴海中的岛名。

图斯奈耳达(麂皮地)

- 有温提丢斯在身旁，
我还怕什么呢，斯凯披奥？

温提丢斯

假设我没有射中，你可要送命啦。

佛耳夫(阴沉地)

——她站在空地上射箭吗？

温提丢斯

夫人吗？

斯凯披奥

不——就在这树林里。怎么？

温提丢斯

就在附近，

在那横穿树林的猎场小径分岔的地方。

佛耳夫(笑着)

原来这样，天呀……！

图依斯柯马

假设她站在树林里……

佛耳夫

野牛不是猫，

据我所知，它爬不上

松树和桦树的顶梢。

赫尔曼(打断他的话)

一句话，我再向温提丢斯欢呼致敬，

他是长着利角的野牛的征服者，
又是图斯奈耳达的救命恩人！

图斯奈耳达（对赫尔曼）

我的君主，你准许我
现在回条托堡去吗？

〔她把弓箭交给随从。〕

赫尔曼（转身）

喂！备马！

温提丢斯（低声对图斯奈耳达）

怎么，美人儿，你要……？

〔两人私语。〕

图依斯柯马（打量着马）

瞧，这部四马二轮车^①，是奥古斯都送给你的吗？

谢耳加

这些马是从罗马来的？

赫尔曼（心不在焉地）

从罗马来的，朱皮特神^②作证！

这样的马群连培利德^③也没有驾驭过！

温提丢斯（对图斯奈耳达）

我可以在条托堡……？

① 四马二轮车——古罗马的车辆。

② 朱皮特神——古罗马的主神。

③ 培利德——指古希腊神话中最勇敢的英雄阿克利斯。

图斯奈耳达

我請求你。

赫尔曼

温提丢斯·卡尔博！你愿意陪她去嗎？

温提丢斯

陛下，你使我幸福极啦——

〔同样把弓箭交给随从；半带官腔地说。〕

陛下，你允许我何时

在你殿前，恭敬地向你陈述

奥古斯都的口信？

赫尔曼

随你方便，温提丢斯！

温提丢斯

那我将随着明晨旭日的光辉，

来拜见你。

赫尔曼

上车吧！——猎人们，给斯凯披奥一匹马！

——让我扶你，图斯奈耳达！

〔他和温提丢斯扶图斯奈耳达上车；温提丢斯也跟着她上车。〕

图斯奈耳达〔从车里探出身来〕

诸位大人，我们在餐桌旁再见吧。

赫尔曼〔对酋长们〕

佛耳夫！谢耳加！说话呀！

酋长們

愿为你效劳，夫人！

我們馬上就跟着你到帳篷去。

赫尔曼

来吧，猎人們！吹起号角吧，

在凱旋声中把他們送到条托堡！

〔馬車离去；号角乐声。〕

第三場

狩猎的茅屋前有一張石桌，赫尔曼、佛耳夫、图依斯柯馬、达戈貝特、謝耳加在石桌前的草堤上坐下。

赫尔曼

請坐，朋友們！我們傳杯飲酒，

讓我們疲倦的肢体舒暢一下吧！

打猎本身算不上什么欢庆，

結束打猎的这个愉快的片刻，

才是真正的欢庆！

〔侍童給他斟酒。〕

佛耳夫

啊，如果我們在下次欢宴的时候，

不久能庆祝一个更大的胜利就好啦！

赫尔曼呀，假使我們能象图斯奈耳达

百发百中地用箭射穿野牛的脖子那样，

拉紧战争的鉄弓，